

無盡的懷念

陳祖耀

施醫施藥病患感戴

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中午，當我看到華視新聞報導監察委員王爵榮博士在美國洛杉磯他的愛子王章醫師的家中，因心臟病突發而不幸猝然逝世的消息時，全身有如遭到電殛一般，感到一陣震撼和震撼。像他那樣一位全身充滿愛心、充滿活力、充滿幹勁的人，怎麼竟然會一下子就倒了下去呢？真教人難以置信！長時間以來，不論工作如何繁忙，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無法忘懷，因為我從內心裏一直敬佩他、喜歡他！民國四十九年五月，我們幾個人應越南政府的邀請前往訪問和工作。當時越南正在雷厲風行的推行華僑越化政策，要所有旅越的僑胞都加入越南籍，成為越南人，並將僑社原有的福州、潮州、廣肇、海南、客家等五幫合而為一，指定由王爵榮博士作總幫長。王博士拒不接受，並上書吳廷琰總統說明緣由，僑報大肆報導；因之我想王博士必是一位才華出眾，德高望重的領袖人物。

五十年四月，我們由西貢白簾街五號國家賓

館遷入自由街的 Continental Hotel，那時阮成章將軍由於長期的過度勞累，身體驟然感到不適，越方派來負責連絡與接待的吳成兼上尉，特替他請來一位中國醫師，時至今日，猶記得那位醫師穿着白色的西服，提着一只大診療箱，國語純正，氣宇軒昂，對病情的診斷甚為親切仔細，且打針取藥，拒收分文，使我對這位醫師特別具有好感，原來他就是鼎鼎有名的王爵榮博士。其後，中華民國駐越南軍事顧問團成立，團內有人生病，都到他在西貢霜月英街的診所去求診，他無不親切接待，細心治療，且都拒收任何費用。大家因身在異國，烽火連天，能遇見這樣一位醫術高明的醫師，無不心存感激。惟見他病患衆多，異常繁忙，且又不收費用，心裏都覺得過意不去。後來才知道所有我國駐越大使館以及政府各單位派駐越南的工作人員和眷屬，他都一概不收醫藥費。甚至連美國、法國、加拿大、以色列、菲律賓等國的使領人員與眷屬亦都到他的診所去看病，他也一樣不收費。而且他每週還排定時間，自己開車前往越南遺族子弟學校、難民中心，以及勞工單位等去義診，因此，極得越南政府與一

般民衆的敬重與歡迎。一九六五年前後，越共對僑社展開血腥恐怖的暗殺活動，僑社許多知名之士如簡綉三、郭育裁、方中格等等均被殺害；王博士當然亦在越共的黑名單之內，他雖數度接到越共的恐嚇信，要他停止一切反共救民的社會慈善活動，否則下一個被殺的便是他。但他毫不畏懼，照樣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一切，一天到晚忙個不停。大家都勸他要提高警覺，最好找一個秘密的地方避一避鋒頭，但他每天仍回到位於阮多街的家中住宿，只是減少了一些在家裏的聯誼活動而已。

熱忱細心濟世活人

說起來十分慚愧，有一天中午，我剛從越南國防部政戰總局下班回來，一走進國部辦公室，便接到他的電話，說有重要事情要找我，並說馬上就來，似乎滿緊急的樣子；果然沒隔多久，他和他的夫人即開着他那輛乳白色的小轎車來了。問他有甚麼事，他說上車再說；我上車後，他即把車子逕自開到阮惠大道一家法國餐館，要了三客牛排，然後他們賢伉儷一起舉杯，帶着一種喜

悅的神態說：「祝你生日快樂」。

他這一舉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來我曾是他的病人，在他的診所填過病歷表，他的工作那樣繁忙，竟早就把我的生日記下來了；從此一小事即可證明他是一位多麼熱忱細心的人。

十餘年的越戰，把越南打得民生凋敝，遍地哀鴻，多少人家破人亡，骨肉離散；多少人肢體殘廢，求生不能。尤其成千上萬的兒童流離失所，嗷嗷待哺。王博士置身於此一血淚圖中，以大慈大悲的心腸，發起組織扶輪社、青商會及王氏宗親會等，結合越南及世界各地區的力量，從事多層面濟世活人的運動，使得千千萬萬的孤兒和難民得到救濟與撫慰。因此，越南政府曾先後頒贈他八座勳章，我國政府以及美國、加拿大、以色列、菲律賓等國亦都頒給他文化、教育、社會服務等勳章；他以一介平民，能獲得如此殊榮，實由於他那火熱的愛心與偉大的貢獻。

西貢淪陷後，我一直為他的行止和安全擔心，多方打聽，都不知他到那裏去了。大概過了半年左右，終於接到他的來信，原來他在西貢失守前三天，方離開越南取道法國，而到加拿大定居了。信中並說要來臺灣研究針灸，要我幫忙找住的地方。沒過多久，他真的來了，大難之後相見，分外感到親切。我問他為甚麼不來臺灣，而去加拿大？他說當越南情勢還十分穩定時，加拿大駐越南的大使奉調回國，臨走前請他們伉儷吃飯，送給他們兩張移民簽證，要他們在西貢危急時，前往加拿大定居。他說當時他心裏頗不以為然，甚至還有一些反感。因為他在西貢行醫辦學已

經二十多年，和西貢已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今天竟有人說西貢會有危險，他在心理上無法接受。可是那位加拿大的大使還是要他收下，以備不時之需；想不到只是幾個月時間，西貢真的末日到了，他就憑那兩張移民簽證，很順利的到了加拿大。

為民也為政府講話

民國六十九年，他以崇高的德望，當選為僑社增額監察委員，他乃毅然放棄開業不久的診所，回到他熱愛的祖國，希望為國家作一番事業。在監察院裏，他是一位全神貫注全力投入的委員，曾多次深入農村、鹽田、漁村、山地及外島，探求民瘼，查證案情，並遠走泰北、尼泊爾、歐洲、北美洲及中南美洲，訪問各地的難民，成為千千萬萬越棉寮難民的發言人，並被選為全球越棉寮聯合會的秘書長。

他為民衆講話，亦為政策辯護，例如若干時日以前，有人主張立法實施「安樂死」，他則不表贊成；他在華視所舉辦的辯論座談中說：「我們作醫生的職責只在救人，要竭盡一切方法把病人治好，沒有權利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如果醫生可以決定人的生死，由於醫生良莠不一，可能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流弊。」就因他的正義議論，從此再無人要求實施「安樂死」了。

歷劫三次發光發熱

王博士一生經歷了三次大的劫難：一次是抗日戰爭，他親眼看到日本軍閥殘殺我同胞，蹂躪

我國土的種種血淚悲慘情形。一次是大陸淪陷，使他於一九五〇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竟無家可歸，只得先到越南暫時找個棲身之所，直到兩年後，他的夫人朱弗如女士才帶著幼小的兒女歷盡千辛萬苦輾轉逃到西貢與他團聚。再一次便是十一年前越南的淪亡，使他在越南慘澹經營了二十餘年的診所與苦心經營的博愛中學，全部燬於一旦，化為烏有。由於他親身經歷了這許多的災難與痛苦，使他深深的感到沒有國那有家，惟有國家強盛，個人的生命財產才有保障；所以他強烈的愛國，堅決的反共，雖然他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但他忠誠的擁護政府，而且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府。他認為外力是不足恃的，偏激是會招致危險的，惟有大家團結一致，在政府強有力的領導下才能發揮強大無比的力量，確保基地安全，贏得最後勝利。王委員爵榮博士的一生真是光輝燦爛，多姿多采，不論在任何艱苦的環境下，他始終像一部發動機，不停的散發着光和熱、愛和力，當國家和社會人羣正殷切需要他的時候，他却猝然走了，留給我們的則是無盡的懷念與哀思！

（摘自青年日報，王夫人朱弗如女士提供，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陳祖耀將軍現任中華電視臺副總經理。）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五三六四二〇六